

牛排，肉太多会肚子痛，每顿饭都要有淀粉质（饭、面、面包等等）和青菜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什么情况会令你最有成就感？写作如果遇到瓶颈会怎么做？

陈浩基：成就感方面，我想是完成作品的一刻最有成就感。虽然作品出版、获得读者好评、给翻译成外语等等也很有成就感，但我觉得对一个喜欢说故事的人而言，“将故事好好讲完”的一刻已经是最好的了。获得编辑认同、有读者喜欢等等，也只是锦上添花而已。或者换个说法，假如柯南·道尔爵士没有写《福尔摩斯探案》，他去世后，福尔摩斯这个一度存活在他脑袋里的人物便永远消失了，但正因为他写了下来，福尔摩斯、华生、莫里亚蒂、雷斯垂德等等才能离开他的脑子，并且永久地活在人类文明之中。所以“将虚空中的构想透过文字具象化”的创造过程是伟大的，即使作品在完成的一刻还未有读者，概念却已转化成实物，毫无疑问是一项成就了。

至于瓶颈，我想我要先说一下，很多人以为作家的“创作瓶颈”等同于“没有灵感”，但我认为不是，至少对我而言不是。我的瓶颈在于“没有手感”。我平日有记录想法的习惯，想到有趣的点子便会记下来，所以写作决定题材时，往往只是从一大堆笔记中找合用的项目而已。真正令我烦恼的是，有时明明已写好大纲，想好细节，但写出来却觉得味同嚼蜡，毫无魅力。我将这称作“缺乏写作手感”。

没有手感时，我会先写些其他东西，例如胡乱写一些极短篇，尝



上图：近年来，陈浩基的创作似乎多与科幻相结合，给人感觉像大热的剧集《黑镜》。图为《黑镜》剧照。

试抓回手感。有时也会去散散步，尝试在脑中反复叙述接下来要写的情节，令自己更投入故事，找出有味道的叙事手法。我想不同作家有不同的应对方法，我也很好奇他们会做些什么呢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听说王家卫导演要将《13.67》搬上银幕，不知目前进行到什么程度？

陈浩基：我其实不清楚影视化的详情，我一向以“作家的本分是写作”为宗旨，所以尽量不管改编事宜，毕竟人生苦短，我宁愿将时间花在写新作上，而不是一再重温已完成的旧作品。不过据我了解，王导演要将《13.67》不拍电影改拍剧集，故事长度是原因之一吧。

在改编这事情上，我似乎跟很多作者的想法不同，我的作家朋友们通常都希望改编尽量忠于原作，但我恰恰相反，我比较希望看到跟原著不一样的改编。我经常说，假如作者真的对改编十分在意，那就干脆自己当编剧、导演和监制，这样子电影或剧集才会保留原作者的味道，否则，经过改编后那已经不是原作者的创作，而是一种“二次创作”了。我自问没能力当编导监，

所以就留给影视化的专业人士处理，我乖乖当观众就好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近年来你的创作似乎多与科幻相结合，比如《幸存者》《气球人》《魔虫人间》，给人感觉像英剧《黑镜》，有点“科技的诅咒”的意思？平时会喜欢科幻题材的小说或影视剧吗？

陈浩基：我的确是满喜欢科幻的，但我觉得近年不少推理作品——不管是拙作还是其他作家的作品——往往都有一些科幻元素或科技点子，原因有二：一是很多推理小说的诡计已被前人用过，要突破瓶颈，就要加入一些新逻辑新元素，而科幻正正合用；二是我们其实已活在一个科幻时代。我小时候，大约30多年前，曾看过一些描绘未来幻想的图画书，说将来人们会有一只超科技手表，具备电话功能，能取得信息，而且假如配戴者遇上意外，流落到太平洋中心，他仍可以利用手表知道自己的位置，发出求救讯息。结果这些“幻想”不但已实现，还比想象更进一步——互联网、电动机械义肢、脑机界面、民间宇宙飞船，这些在30年前仍是“科幻”，但今天却已是现实了。